

卷第二百七十八 夢三

夢休徵下 張鎰 楚實 楊炎 竇參 李逢吉 王播 豆盧署 韋詞 皇甫弘 杜牧
高元裕 楊敬之 盧貞猶子 國子監明經 薛義 鄭光 宋言 曹確 劉仁恭 唐僖宗 劉檀 晉少主 辛貢遜 何致雍 郭仁
表 王瓊 謝諤 崔萬安 江南李令 毛貞輔

夢休徵下

張鎰

張鎰，大歷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，因奏事稱旨，代宗面許宰相，恩澤甚厚。張公日日以冀，而累旬無信。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，抗聲曰：「任調拜相。」張公驚寤，思中外無其人，尋譯不解。有外甥李通禮者，博學善智。張公因召面示之，令研其理。李生沉思良久，因賀曰：「舅作相矣。」張公即詰之，通禮答曰：「任調反語饒甜，饒甜無逾甘草，甘草獨為珍藥，珍藥反語，即舅名氏也。」公甚悅。俄有走馬吏報曰：「白麻下。」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楚實

著作佐郎楚實，大歷中，疫癘篤重，四十日低迷不知人。後一日，忽夢見黃衣女道士至實前，謂之曰：「汝有官祿，初未合死。」因呼范政將藥來。忽見小兒，持琉璃瓶，大角碗瀉藥。飲畢便愈。及明，許叔冀令送藥來。實疾久困，初不開目。見小兒及碗藥，皆昨夜所見，因呼小兒為范政。問之信然。其疾遂愈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楊炎

故相國楊炎未仕時，嘗夢陟高山之巔，下瞰人境，杳不可辨。仰而視之，見瑞日在咫尺，紅光赫然，洞照萬里。公因舉左右手以捧之，炎燠之氣，如熱心目。久而方寤，視其手，尚瀝然而汗。公異之，因語於人，有解者曰：「夫日者，人君像也。今夢登山以捧日，將非登相位而輔人君乎？」其後楊公周歷清貫，遂登相位，果葉捧日之祥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竇參

貞元中，相國竇參為御史中丞。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，問以經國之務。上喜，因以錦半臂賜之。及寤，奇其夢，默而念曰：「臂者庇也，大邑所以庇吾身也。今夢半臂者，豈上以我叨居顯位，將給半俸，俾我致政乎？」蹙然久之。因以夢話於人，客有解曰：「公之夢祥符也。且半臂者，蓋被股肱之衣也。今公夢天子賜之，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？」明日，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李逢吉

李逢吉未掌綸誥前，家有老婢好言夢，後多有應。李公久望除官，因訪於婢。一日，婢至慘然，公問故，曰：「昨夜與郎君作夢不好，意不欲說。」公強之，婢曰：「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。云：且置在此。不久即移入堂中。此夢恐非佳也。」公聞甚喜，俄爾除中書舍人，後知貢舉，未畢而入相。（出《因話錄》）

王播

王播少貧賤，居揚州，無人知識。唯一軍將常接引供給，無不罄盡。杜僕射亞在淮南。端午日，盛為竟渡之戲，諸州徵伎樂，兩縣爭勝負。彩樓看棚，照耀江水，數十年未之有也。凡揚州之客，無賢不肖盡得預焉。唯王公不招，惆悵自責。宗人軍將曰：「某有棚，子弟悉在，八郎但於棚內看，卻勝居盤筵間也。」王公曰：「唯。」遂往棚。時夏，初日方照，宗人令送法酒一榼。曰：「此甚好，適令求得。」王公方憤懣，自酌將盡。棚中日色轉熱，酒濃昏憊，遂就枕。才睡，夢身在宴處，居杜之坐。判官在下，多於杜公近半。良久驚覺，亦不敢言於人。後為宰相，將除淮南，兼鹽鐵使。敕久未下，王公甚悶，因召舊從事在城者語之曰：「某淮南鹽鐵，此必定矣。當時夢中判官，數多一半，此即并鹽鐵從事也。」數日果除到。後偶臨江宴會，賓介皆在。公忽覺如已至者，思之，乃昔年夢。風景氣候，無不皆同。時五月上旬也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豆盧署

豆盧署，本名輔貞，少年旅於衢州。刺史鄭式瞻厚待之。謂曰：「子複姓，不宜二名，吾為子易之。」乃書署、著、助三字授之，曰：「吾恐子群從中有同者，子自擇焉。」其夕，夢老父告之：聞使君與君易名，君當四舉成名，四者甚佳。「又曰：君後二十年牧茲郡。「又指一方地曰：此處可建亭台。「既寤，因改名署。後已再下第，又二舉，後復不第。又二舉，乃成名。蓋自改名後四舉也。後二十年，果為衢州刺史，於所夢之地立徵夢亭。（出《傳載》）

韋詞

元和六年，京兆韋詞為宛陵廉使房武從事。秋七月，微雨，詞於公署，因晝寢。忽夢一人投刺，視之了然。見題其字曰：「李故言。」俄於恍惚間，空中有人言：「明年及第狀頭。」是時元和初，有李顧言及第，意甚訝其事。為名中少有此故字者，焉得復有李故言哉？秋八月，果有取解舉人具名投刺，一如夢中，但「故」為「固」耳，即今西帥李公也。詞閱夢中之事不泄，乃曰：「足下明年必擢第，仍居眾君之首。」是冬，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，果擢為榜首。初固言嘗夢著宋景衣。元和十年已後，景甚著，時望籍甚，有拜大憲之耗。及景自司刑郎中知雜，出為澤州刺史，尋又物故。固言心疑其夢。長慶初。穆宗有事於圓丘，時固言居左拾遺。舊例：諫官從駕行禮者，太常各頒禮衣一襲。固言所服，因褻衣觀其下，乃見書云：「左補闕宋景衣。」因言自說於班行。（出《續定命錄》）

皇甫弘

皇甫弘應進士舉，華州取解。酒忤於刺史錢徽，被逐出。至陝州求解訖，將越城關，聞錢自華知舉，自知必不中第，遂東歸。行數程，因寢，夢其亡妻乳母曰：「皇甫郎方應舉，今欲何去。」具言主司有隙。乳母曰：「皇甫郎須求石婆神。」乃相與去店北，草間行數里，入一小屋中，見破石人。生拜之。乳母曰：「小娘子婿皇甫郎欲應舉，婆與看得否？石人黑頭曰：得。乳母曰：石婆言得，即必得矣。他日莫望報賽。」生即拜石婦謝。乳母卻送至店門。遂驚覺曰：「吾夢如此分明，安至無驗。」乃復入城就舉。

錢侍郎意欲挫之。放雜文過，侍郎私心曰：「人皆知我怒弘，今若庭辱之，即不可。但不及第即得。」又令帖經。及榜成將寫，錢心恐懼，欲改一人換一人，皆未決。反覆籌度，近至五更不睡，調子弟曰：「汝試取次，把一帙舉人文章來。」既開，乃皇甫文卷。錢公曰：「此定於天也。」遂不改移。及第東歸，至陝州，問店人曰：「側近有（有字原缺。據明抄本改。）石婆神否？」皆笑曰：「郎君安得知？本頑石一片，牧牛小兒，戲為敲琢，似人形狀，謂之石婆耳。只在店二三里。」生乃具酒脯，與店人共往，皆夢中經歷處。奠拜石婦而歸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杜牧

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，不遂；請小秋。又不遂。嘗夢人謂曰：辭春不及秋。昆腳與皆頭。後果得比部員外。（出《尚書故實》）

高元裕

襄陽節度使高元裕，大和三年，任司勳員外郎，寓宿南宮。晝夢有人告曰：「十年作襄刺史。」既寤，彷彿儀質，蓋偉秀士也。私異之，因援毫，以隱語記於廳之東楹，掩映之處，曰：「大三寤襄刺十年。」泊開成三年，為御史中丞，既渝前夢，遂謂夢固虛耳。是後出入中外，揚歷貴位，清望碩德，冠冕時流，海內傾注，佇升鼎鉉，視刺襄，乃優賢士之舉耳。大中二年，由天官尚書，授鉞漢南，去前夢二十年矣。公調楹上之字，無復存也，因話其事於都官韋。好奇之士，往詣求焉。自公題記後，廨署補葺亦屢矣，而毫翰煥然獨存。非神靈扶持而明徵於今日耶！公因屈指，以今之年，加曩之十，乃二十年矣。何陰鷲之顯晦微婉，及期而郎悟之如此哉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楊敬之

楊敬之生（生原作任。據明抄本改。）江西觀察使戴。江西應舉時，敬之年長，天性尤切。時已秋暮，忽夢新榜四十進士，歷歷可數。寓目及半，其子在焉。其鄰則姓濮陽，而名不可別。即寤大喜，訪於詞場，則雲有濮陽願者，為文甚高，且有聲譽。時搜訪草澤方急，雅在選中。遂尋其居，則曰閩人，未至京國。楊公誠其子。令聽之。俟其到京，與之往來，以應斯夢。一日。楊公祖客灞上，客未至間，休於逆旅。有日遠來者，試命詢之，乃貢士也。偵所自，曰：「自閩。」問其娃，曰：「濮陽。」審其名，曰：「願。」楊公曰：「吁！斯天啟也。安詳有既夢於彼，復過於此哉。」遂命相見。濮陽逡巡不得讓，執所業以見。始閱其人，眉宇清朗；次與之語，詞氣安詳；終閱其文，體理精奧；問其所抵，則曰：「今將僦居。」楊公令盡驅所行，置於庠序，命江西與之朝夕同處。是冬，（冬原作各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大稱濮陽藝學於公卿間，人情翕然，升第必矣。試期有日，而生一夕暴卒。楊公惋惜嗟駭，搜囊其貧，鄉路且遠，力為營辦，歸骨閩間。仍謂其子曰：「我夢無徵，汝之一名，亦不可保。」明年，其子及第，而同年無濮陽者。夏首，將關送於吏部。時宰相有言：「前輩重族望，輕官職。竹林七賢，曰陳留阮籍、沛國劉伶、河間向秀，得以言高士矣。」是歲慈恩寺題名，咸以族望。題畢，楊閒步塔下，仰視之曰：弘農楊戴，濮陽吳當。恍然如夢中所見。（出《唐闕史》）

盧貞猶子

太子賓客盧尚書貞，猶子為僧。會昌中，沙汰僧徒，斥歸家，以廕補光王府參軍。一夕，夢為僧時所奉師來慰，問其出處。再三告以佛氏淪破，已無所歸。今為一官，徒遣旦夕。期再落頂上發，方畢志願。且泣且訴之。良久曰，「若我志果遂與佛法。」語未竟，見八面屯兵，千乘萬騎，旌旗日月，衣裳錦繡，儀衛四合，真天子大駕。軍中人喧喧，言迎光王。部整行列，以次前去。盧方駭愕不能測，遽驚覺，魂悸流汗，久之方能言，卒不敢泄於人。無幾，宣宗自光邸踐祚，錄王府屬吏。盧以例，不拘常調格遷敘，自是稍稍興起釋教。寺宇僧尼舊制，一契夢中語。盧校夢中所謂本師，蓋參軍事府主。近師弟子，故以為冥兆。豈神之意，以是微而顯乎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國子監明經

柳璟知舉年，有國子監明經，失姓名，晝夢依徙於監門。有一人。負衣囊，訪明（明原作問。據明抄本改。）經姓氏，明經語之，其人笑曰：「君來春及第。」明經遂邀入長興裡畢羅店，常所過處。店外有犬競，驚曰：「差矣。」夢覺，遽呼鄰房數人，語其夢。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：「郎君與客食畢羅，計二斤，何不計直而去也？」明經大駭，解衣質之，且隨驗所夢，相其榻器，省如夢中。乃謂店主曰：「我與客俱夢中至是，客豈食乎？」店主驚曰：「初怪客前畢羅悉完，疑其嫌置蒜也。」來春，明經與鄰房三人中所訪者，悉上第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薛義

秘省校書河東薛義，其妹夫崔秘者，為桐廬尉。義與叔母韋氏為客，在秘家。久之，遇疾疾，數月綿輟，幾死。韋氏深憂，夜夢神人白衣冠袿單衣。韋氏因合掌致敬，求理義病。神人曰：「此久不治，便成勃瘧，則不可治矣。」因以二符兼咒授韋氏，咒曰：「勃瘧勃瘧，四山之神，使我來縛，六丁使者，五道將軍，收汝精氣，攝汝神魂。速去速去，免逢此人，急急如律令。但疾發，即誦之，及持符，其疾便愈。」是時韋氏少女，年七歲，亦患疾疾。旁見一物，狀如黑犬而蠓毛。神云：「此正病汝者，可急擒殺之，汝疾必愈。不爾，汝家二小婢，亦當患瘧。」韋氏夢中殺犬。及覺，傳咒於義，義至心持之，疾遂愈。韋氏女子亦愈。皆如其言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鄭光

淄青鄭尚書光，會昌六年春，夢自御牛車，車中載瑞日，光燭天地。自執鞚，行通衢中。俄而驚寤，且奇歎。後月餘，宣宗即位。以元舅之故，累拜尚書淄青節度。果契前夢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宋言

宋言，近十舉而名未播。大中十一年，將取府解。本名岳，因晝寢，似有人報云：「宋秀才若頭上戴山，無因成名。但去之，自當通泰。」覺來便思去之，不可名獄，遂去二犬，乃改為言。及就府試，馮涯侍郎作掾而為試官，以解首送也。時京兆尹張毅夫以馮（馮原作馬。據《雲溪友議》八改。）參軍解送舉人有私，奏譴澧州司戶。再次，退解頭為第六十五人。知聞來唁，宋曰：「來春之事，甘已參差。」及李潘舍人放榜，言第四人及第。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曹確

曹確判度支，（支原作史。據明抄本改。）亦有台輔之望。或夢剃髮為僧，心甚惡之。有一士，雲占夢多驗。確召之，具以所夢話之。此人曰：「前賀侍郎，旦夕必登庸。出家者號剃度也。」無何，杜相出鎮江西，而相國大拜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劉仁恭

梁劉仁恭微時，曾夢佛幡於手指飛出，占者曰：「君年四十九，必有旌幢之貴。」後如其說，果為幽帥焉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唐僖宗

僖宗自晉王即位，幼而多能，素不曉棋。一夕，夢人以棋經三卷焚而使吞之。及覺，命待詔觀棋，凡所指划，皆出人意。（出

《補錄記傳》）

劉檀

王蜀員外郎劉檀本名審義，忽夢一孝子，引令上檀香樹，而謂曰：「君速登。」劉乃登。遂向懷內出緋衣，令服之。覺，因改名檀。未及一年，蜀郡牧請一杜評事充倅職，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，賜緋。敕下，杜丁憂不行。杜遂舉劉於郡侯。郡侯乃奏檀，而所授官與杜先（先原作充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奏擬無別。是時劉方閒居力困，杜因遺劉新緋公服一領。果徵夢焉。（出《玉溪編事》）

晉少主

開運甲辰歲暮冬，晉帝遣中使至內署，宣問諸學士云：朕昨夜夢一玉盤，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帶，皆有碾文，光燦可愛，是何徵也？宜即奏來。「承旨李慎儀與同僚並表奏賀，以為玉者帝王之寶也，帶者有誓功之兆，盤盂者乃守器之象，為吉夢，不敢有他占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辛夤遜

孟蜀翰林學士辛夤遜，頃年在青城山居。其居則古道院，在一峰之頂，內塑像皇姑，則唐玄宗之子也。一夕，夢見皇姑召之，謂曰：「汝可食杏仁，令汝聰利，老而彌壯，心力不倦，亦資於年壽矣。汝有道性，不久住此，須出佐理當代。夤遜夢中拜請法制，則與申天師怡神論中者同。夤遜遂日日食之，令老而輕健，年愈從心，猶多著述。又夢掌中草不絕，（絕原作脫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後來內制草數年。復掌選，心力不倦。因知申天師怡神論中仙方。盡可驗矣。（出《野人閒話》）

何致雍

何致雍者，賈人之子也。幼而爽俊好學。嘗從其叔，泊舟皖口。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，乘馬從數僕，來往岸側。遍閱舟船人物之數。復一人自後呼曰：「何僕射在此，勿驚之。」對曰：「諾，不敢驚。」既寤，遍訪鄰舟之人，皆無姓何者。乃移舟入深浦中。翌日，大風濤，所泊之舟皆沒，唯何氏存。叔父乃謂致雍曰：「我家世貧賤，吾復老矣，何僕射必汝也！善自愛。」致雍後從知於湖南，為節度判官。會楚王殷自稱尊號，以致雍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。致雍自謂當作相，而居師長之任。後楚王希範嗣立，復去帝號，以致雍為節度判官檢校僕射。竟卒於任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郭仁表

偽吳春坊吏郭仁表居冶（冶原作治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城北。甲寅歲，因得疾沉痾，忽夢道士衣金花紫帔，從一小童，自門入，坐其堂上。仁表初不甚敬，因問疾何時可癒。道士色厲曰：「甚則有之。」即寤，疾甚。數夜，復夢前道士至，因叩頭遜謝。久之，道士色解，索紙筆。仁表以為將疏方，即跪奉之。道士書而授之，其辭曰：「飄風暴雨可思惟，鶴望巢門斂翅飛。吾道之宗正可依，萬物之先數在茲，不能行此欲何為？」夢中不曉其義，將問之，童子搖手曰：「不可。」拜謝，道士自西北而去。因爾疾愈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王瓊

偽吳鄆師王瓊少為小將，從軍圍潁州，夜夢道士告之曰：「旦有流星墮地，能避之，當至將相。」明日，眾軍攻城，城中矢石如雨。瓊仗劍，倚柵木而督戰。俄有大石，正中其柵木及瓊。鎧甲之半皆糜碎，而瓊無傷。因歎曰：「流星正爾耶。」由是自負，卒至大官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謝諤

進士謝諤，家於南康，舍前有溪，常遊戲之所也。諤為兒時。嘗夢浴溪中，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：「郎吞此，則明悟矣。」諤度其大者不可吞，即吞細者六十餘顆，及長，善為詩。進士裴說為選其善者六十餘篇，行於世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崔萬安

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，分務廣陵。常病苦脾泄，困甚。其家禱於后土祠。是夕，萬安夢一婦人，珠珥珠履，衣五重，皆編貝珠為之。謂萬安曰：「此疾可治。今以一方相與，可取青木香肉荳蔻等分，棗肉為丸，米飲下二十九。」又云：「此藥太熱，疾平即止。」如其言服之，遂愈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江南李令

江南有李令者，累任大邑，假秩至評事。世亂年老，無復宦情，築室於廣陵法雲寺之西，為終焉之計。嘗夢束草加首，口銜一刀，兩手各持一刀，入水而行。意甚異之。俄而孫儒陷廣陵，儒部將李瓊屯兵於法雲寺。恒止李令家，父事令。及儒死，宣城裨將馬殷、劉建封輩，率眾南走。瓊因強令俱行。及殷據湖南，瓊為桂管觀察使。用令為荔浦令。則前夢之驗也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毛貞輔

偽吳毛貞輔，累為邑宰。應選之廣陵，夢吞日。既寤，腹猶熱。以問侍御史楊廷式。楊曰：「此夢至大，非君所能當。若以君而言，當得赤烏場官也。」果如其言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